七曜山中马桑菌

□汪万英

暮春的菜市，浮动着蛊惑人心的异香。精瘦的卖菌男子蜷在竹篾背篼旁，指甲缝渍着采菌时染就的紫黑。背篼里，可爱的马桑菌或仰躺或俯卧，菌盖边缘的金线在雨后阴沉的天气中熠熠生辉。

他托起一朵菌菇，枯叶粘在琥珀色菌盖上，断面的淡紫纹路似浸了山雾的丝线。“今早七曜山新采的。”他屈起树根般的手指，菌柄苔藓还带着大山的潮气。

我认识这些菌子的母树。在七曜山喀斯特地貌苍白的褶皱里，马桑树把脊骨折成生存的弧度，虬曲枝干泛着铁锈色，却在春日垂出翡翠珠串般的花穗。

老辈人说，远古时期的马桑树可以长到天上。一天，一只猴子沿着马桑树爬上天宫，不慎打翻了玉帝的“镜水瓶”，导致人间洪水泛滥。玉帝命大禹治水，并惩罚马桑树“三尺即折腰”。其实这正是大山教给马桑树的智慧——以谦卑之姿，孕珍馐之实。

马桑菌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野生菌。我惊喜万分，买下全部。剪刀“咔嚓”绞断菌托的刹那，往事与菌香同时迸溅……

四十多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正午，我和外婆院子的几个小伙伴一起来到山林中，一棵马桑树树皮皲裂如百岁老人的手掌，铁锈色树枝托着一串串玛瑙般的红果，成熟的果实散发着黑金色的魅惑，引诱我们这些不知险恶的孩童争先恐后大把往嘴里放。

不久，我们的胃里翻江倒海，哇哇呕吐，天地在瞳孔里碎成万花筒。闻讯赶来的大舅背着我狂奔，他的解放鞋在青石板路上打滑。那时交通不便，来不及送医抢救，大人们从茅厕舀来粪水催吐。

“灌！再灌！”大舅的吼声刺破长空。粪水灌喉的刺痛、井水冲刷脸庞的清凉、眼皮上晃动的树影落成的紫斑，此刻竟在菌褶间重叠。原来马桑树早把解药藏在菌丝里，那些令我们呕吐的毒素，在另一具躯体中化作冷冽木香。

误食马桑果中毒的残酷经历告诉我们，马桑菌不能生吃，必须先焯水。继续煮几分钟，捞出浸泡在冷水中再次清洗。捞起的菇朵愈发乌润，菌肉愈发紧实，褶皱里凝着山月清辉。取一小碗马桑菌，放一把花椒、几片生姜、几颗大蒜苗与排骨同炖。咬开吸饱汤汁的排骨，山野的浑厚与时光的醇厚同时在齿间碎裂。

汤勺搅动往事，菌香漫过唇齿，忽然尝出当年粪水里藏着的生机：马桑树把剧毒酿成珍馐，恰如时光将苦难沤成养料，岁月的苦终将酿成生命的甜。

剩余的马桑菌分装进保鲜袋，在冰箱渐次覆上霜花，待游子归乡的夜晚，重新在锅里舒展菌褶，讲述七曜山如何将苦酿成甘，让朽木绽出金边，就像那虫洞密布的歪斜房梁仍托着读书声，粪水浇灌的童年终长出金线——世间所谓朽坏之处，往往藏着生命最坚韧的根。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又见李花开

□秋凡

宅家数日不出门，身体小恙后，情绪有些低落。堂姐打来电话，约我去南山上看李花，我欣然应允。

一车四人，从中心城区出发，沿着沥青混凝土路逶迤而上，欣喜前往藏匿于青山间的李花秘境。半小时车程后，即见成片成片的李子花密密匝匝，如簌簌降落的雪花，铺满了层层叠叠的山坡。在被“雪”温柔覆盖的山野间，徐徐穿梭，丝丝清甜的花香扑面而来，我的心情顿感舒爽。沿途，时有车辆停靠路边，三三两两的市民游客漫步花丛，驻足赏花，拍照留念。见此情景，我几次欲停车下来，驻足观花，都被堂姐劝住：不要停在路边，挡了别人风景，朝前开，前路花更盛。

往山上开，越往上李花越盛越密。花海随山势起伏，如波涛翻涌的白色海洋，又如浩瀚辽阔的星空。看着它们，我心里豁然敞亮，心境倏地开阔起来。我戏谑着说：“这李花不仅养眼，还润喉，这会儿嗓子都湿润了，也不咳嗽了。”堂姐被我逗乐了，开玩笑地说，一会儿到了山顶，你就返老返童了。

抵达目的地，找了一处空旷之地停车。下车，登山远眺：起起伏伏的山坡上，或宽或窄的山路，犹如一条灰白的丝带，轻轻缠绕在村野之间。白墙蓝顶的农家院落，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路旁，与漫山遍野的李花、葱茏蓊郁的树木，形成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

站在李花树下，静静观赏：有的花朵已全然绽放，五片轻薄的洁白花瓣，簇拥着金黄蕊心，朵朵素白，挤挤挨挨聚拢在一起，呈半球状或束状；有的李花微微鼓起的轮廓里，藏着即将绽放的力量，也许就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只待春风温柔一唤，它们便会舒展开细腻的花瓣，露出嫩黄的花蕊；有的还是一朵朵娇嫩的花骨朵，如同挂在枝头的精致绿玉，经春风之手，细心雕琢一番后，即变成一个个小铃铛。

我们穿梭在花丛中，拿起手机，拍照留影。在这片一望无垠的花海里，不仅有雪白的李花，粉红的桃花，还有金黄的油菜花……桃花朵朵，粉白花瓣簇拥着深红花蕊，似娇艳美女，带着与生俱来的艳丽与娇俏，携少许绿，站在枝丫上肆意张扬；金灿灿的油菜花，在李子树下，虽只争得三寸藏身之地，却也不卑不亢，展头怒放。

李花皑皑，桃花灼灼，菜花灿灿，相互映衬，恍惚间，我又回到了童年——

暮春三月，奶奶屋旁的几棵李树和桃树花开正盛，枝丫间浮动着一丝丝甜津津的花香。我与堂弟、堂妹们在虬曲的枝干间，嬉戏攀爬，摇落片片花瓣。奶奶闻声而来，大声吆喝着：“几个猴儿，还不下来，讨打！”话音未落，堂弟已攀上更高处的枝丫，瘦小的身板在花影间蹿上蹿下。奶奶作势扬起竹耙，驱赶我们下树，脸上却笑开了花。我们尖叫着四散奔逃，一头扎进旁边金灿灿的油菜花田里。暖阳将花枝晒得绵软，浓稠的花蜜气息裹着青草香，不由分说地钻进我们鼻腔。奶奶攥着竹耙，拨开花浪，军绿胶鞋上沾满了鹅黄花粉。花田上空，传来奶奶的怒喝声：“背时猴儿，我这个要榨菜籽油的，我逮住一个，打死一个！”我们循声逃散，慌乱的脚步，将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撞碎在花田里。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去，与奶奶撞了个满怀。她扬起手，巴掌在空中转了个弯，轻风似地落在我屁股上、头上，我吐着舌头跑开了……

须臾间，三十个春秋倏忽而过，又见李花开，花开盛势，如火如荼。我不由得感慨万千：记忆的花，一路走，一路开，一路凋谢。吹过当年花田的春风，仍吹拂着我，而那片嬉戏天地却已荒芜成野地。年过八旬的奶奶，满头华发，如云如雪，她再也没有气力举着竹耙追着我们撵。花田里，嬉戏追逐的那些姊妹兄弟，也已散落各个城市，一如这竞相开放的李花，各自忙着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

儿时的快乐总不自知，而今我们驱车二三十公里，去乡野看一坡坡的花，在与一朵花的凝视里，寻找久违的快乐，寻找生活的定义，寻找与时节同欢的存在感，这或许就是生长的模样，也是生活原本的模样——满坡的李花，种满了城里人奢望的快乐。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老房子

□李晓

母亲睡眠不好，特别是遇到走亲戚时，在外面总睡不好。母亲有句口头禅：“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所以即使去外面走动，母亲也要拗着回到老房子里睡觉。

老街的老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式建筑，外墙常常簌簌而落如老年斑一样的墙皮。老房子里，氤氲着父母一起生活多年的旧时光气息。泡菜坛子、床榻下堆满的旧鞋、挤了又挤的牙膏皮、桌上剩菜剩饭、堆满了舍不得丢掉的瓶瓶罐罐、阳台上悬吊的老腊肉与风萝卜，这些东西混杂着浓浓的气味。

父亲健在时，我常常在老房子里嗅到一股浓重的汗臭味。我有次委婉地说：“你们还是要勤洗澡。”父亲对我的话感到生气而羞愧，他大声说：“你咋知道我们不洗澡了，我告诉你，我们隔三岔五就洗。”有天与友人老侯聊起此事，老侯说：“你父母家的气味，那是老人味啊。”

有次回父母家，在里屋，母亲正在给父亲搓澡。我突然感到，这老房子里，弥漫着父亲母亲相守老日子里浸润出来的气味。

父亲走了，留下母亲独守老房。夏天，母亲铺开凉席，我看见凉席上浓重的汗斑，那上面仿佛映下两个模糊的人影：一个是蜷缩着身子的父亲，一个是体态瘦弱的母亲。在这床凉席里，有着父亲母亲日日夜夜的陪伴。

我在这个城市已搬了4次家，每次搬家前，我都想去与邻居道个别，但想来想去都没几个合适的人。在这房子里，有一家人的灯火暖暖，有亲昵与争吵，相爱与伤害，还有内心里独自翻越过的坎坷，更有烟熏火燎日子里长久的覆盖，它让一个家的气味，具有很深的辨识度.

每次搬到新家，我都有一段不适应的时间。酱油、味精、盐巴，牙膏、牙刷、剃须刀，这些东西摆放的地方，都让我觉得生疏。当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适应它摆放的位置，它伸手可触，让我在房间里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家的气味，也是在这种一段时间的烟火漫漫后，才亲热地扑上来拥抱我。

有一次，我经过一条公路，走上7楼我曾经的家，如今已是一户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人家居住。我听见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大声责骂：“猪脑子啊，这道题还没做出来！”我没去打扰这家人，悄然下楼。那一刻，我既轻松了，又失落了。

每天从家里下楼，我大都提着一个塑料垃圾袋，顺手就把垃圾扔到楼下垃圾桶里。纸屑、水果皮、剩饭残羹，枕边落发……每当我把这些扔进垃圾桶里转身离去时，仿佛听到它们的一声叹息。那些垃圾，还带着烟火缭绕里的生活气息，余留着我手上的体温，就这样被我扔进垃圾桶里。这些被我扔掉的垃圾，有时候又让我心中牵起难舍的情愫。有一次，我在家收拾旧物时，一不小心将一块枕巾当作垃圾扔了，妻子知道后，难过地告诉我：“那是我们新婚时的枕巾。”

那些被扔掉的旧物，让一个家，让房间里的气息，在老日子的一缕青烟中，又飘散了许多。从此，成为若有若无的怀念，成为时光河床里沉淀的一部分，也成为生命重量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能懂的诗

悬崖上的黄葛树

□何真宗

快，抱紧她
快，抱紧她
站在绝壁，伸出双手
抱紧一块石头
像失散多年的孩子
回到母亲的身边
骨肉紧紧相拥

快，抱紧她
快，抱紧她
别让狂风吹走，别让暴雨冲掉
站在山之巅，守在云深处
抱紧一块石头
像漂泊的远游的心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让所有的委屈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抱紧是一种信任
抱紧是一种风景
在云龙，在夏家观
悬崖上的一棵黄葛树
散露出无数条根
编织着生活的网
捕捞命运的光芒
仿佛无数双手在绝壁上攀爬
如无数双脚在夹缝中挣扎
它们互相支撑，又互相依偎
在岁月的沉淀中
接纳八方风云
拥抱四海万象
有中国字的横竖撇捺
有巴渝风的水墨丹青
有乡愁的写意，有梦想的工笔
石壁上的胫骨
都勾勒着古韵新风的诗律

一读，就能读出
荡气回肠
一望，就会望见
绿水青山
一听，就可听见
燕舞莺啼
一摸，就感觉到
祖国强烈的心跳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樱花坡（外一首）

□简云斌

黄昏的山坡上
数株大叶早樱垂着头
像一群丢失爱情的女人
在暮色里饮泣

她们的眼神是紫色的
泪水也是紫色的
沾满二月的雨水与尘泥

杜鹃啼鸣，天地清寒
群山在远处打盹
她们发抖的枝影
与落花一起，被风带进夜晚

像不合时宜的爱与怨恨
被春天随意折叠

寂寞的佛

那尊佛独自守在龛里
低首无言
他的寂寞无边无际
如三千世界，六界轮回

如一滴泪水
从眼角滴到尘土
　要历经漫漫时光
　生、老、病、死
　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

　也许，在虚静深处
　他更想大声喊出——
　心里藏着的爱恨
　　如海啸、地震、雪崩、火山爆发
　　……

　此刻，他只是
　悲伤而寂寞地望着我
　向我伸出手指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地方史研究会会员）